

# 北方少数民族宇宙时空观研究

那仁毕力格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草原文化研究所, 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 北方少数民族对事物的起初认知是观察宇宙和认识宇宙, 同时在感悟时空的过程中逐渐产生感知性、经验性的“智库”, 它包含着对宇宙起源和宇宙构造的解释这两层含义。由于以原始信仰为基础, 神话、史诗为载体, 形成带有信仰色彩的认识论范畴的朴素哲学概念。他们的宇宙时空观是以天和地、黑和白、阴和阳、善和恶、神和鬼、人和神等二元辩证统一认知为基本特征的, 具有“一分为二”的辩证统一和“天、地、人”三者统合的“天界、地界、人界”的“三位一体”的立体空间认知结构。它的价值取向是以数字文化为基础而衍生出“人、草场、家畜”三个社会元素相谐的生态性游牧生存方式。

**〔关键词〕** 北方少数民族; 宇宙时空观; 数字文化; 价值取向; 生态性游牧生存方式

**〔中图分类号〕** C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6) 03-0144-06

**DOI:** 10.15970/j.cnki.1005-8575.2016.03.019

北方少数民族宇宙时空观是在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相互交错的认知体系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游牧文明核心理念之一, 是他们文化价值观形成的基石。萨满信仰宇宙本体论的形成、发展、传承、停滞、恢复的多样过程说明它的内在连续性, 也体现着它存续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意义, 具有对当今人们文化价值观注入鲜活的精神“血液”的作用。

## 一、宇宙时空的初期认知: “二元辩证”结构的产生

北方少数民族的宇宙时空观是在观察宇宙和认识宇宙, 同时感悟历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发展的一种形象和抽象相结合的经验性认知体系, 它包括宇宙起源、宇宙构造及其对宇宙形成和时空的结构进行形象解释等内容。他们的认知思维源自原始信仰和宗教哲学, 且与原始信仰中涵盖

的宇宙认识和解释相符。它的主要特征是“无论是对宇宙起源的解释, 还是对宇宙构造的说明, 几乎都与某种神圣的动物或植物联系起来进行的”。<sup>[1]</sup>正因为如此, 它体现着以形象为思维前提的, 带有宗教信仰色彩的认识论范畴的朴素哲学范畴概念。<sup>[2]</sup>

随着智力的逐步发达, 北方少数民族原始先民逐渐开始思索认识宇宙和时空的起源和形成的来龙去脉, 从而凭借思考能力主观认知并解释宇宙和时空的形成缘由。如“云雾”般浮动、“脂膏”般飘荡的混沌不明, 而“明暗清浊的物团”的“轻清之物上浮为天”, “重浊之物下凝为地”, 天地如此分开而逐渐形成“人的空间”。此外, 还有北欧神话讲述也类同, “宇宙最初混沌一团, 无天、无地、无海”。<sup>[3] [P. 39]</sup>从以上创世神话讲述可以看出最初形成天和地的过程, 即是对时空的形象描述, 如“云雾”或“脂膏”般

**〔收稿日期〕** 2016-01-15

**〔作者简介〕** 那仁毕力格 (1973—), 男 (蒙古族), 内蒙古通辽市人,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主要从事宗教信仰、祭祀文化、游牧经济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价值观研究” (项目编号: 15XMZ052) 的阶段性成果。

的不明物团“轻轻蠕动”而“不知过了几千几万年”，而形成天地。本神话产生的具体年代难于考证，只是依据它所反映的当时先民认知的能力，与其他密切相关的图腾或族源神话相比它们之间似乎不存在内在的联系。因此，“创世神话”的产生成为另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独立性产物，而且当时在原始先民的大脑里已出现萌芽阶段的二元认知体系，即天和地的直观认知。然而天和地是使他们引起好奇的最大的两个“现实性”平面板块。有此平面概念的“天”之后，则逐渐生成对天体诸多要素的认识，即日月星辰；有此平面概念的“地”的基础之上则逐渐生成对地界的诸多要素的理解，即自然有生万物。这些都是他们凭借视觉而通过大脑对自然万物的“镜式”反应。

在神话讲述含义上讲，北方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与古代汉文化天地形成说的“天坠未形”、“虚廓生宇宙”、“天地之袭精为阴阳”<sup>[4]</sup>（第三卷P.58）的讲述<sup>①</sup>表明，在人类大脑的横向发展上存在着对应的相同之处。北方少数民族原始先民为了给天体的日月星辰、地界的有生万物创造一个“住处”而想象出了“天和地”这一“形象性空间”。但却没有把人的生活场域与地界分开，以为人是自然万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此认知基础之上逐渐产生了“天父地母论”、“天人合一”等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念。

由于具备“天和地”的基本二元思维能力，利用此认知模式把自然万物也分为对立的二元范畴。可见，这不能简单地看做是主观的、恣意的分类法，而可以视为初步发现客观世界的“二元”存在规律。

因此，在北方少数民族原始信仰中体现出的宇宙时空观的认知体系当中不仅已形成“天与

地”的二元认知能力，甚至还产生“日与月”“黑与白”、“生与死”、“男与女”、“阴与阳”、“善与恶”等二元辩证统一规律。例如，突厥的天地形成神话讲述“天地、日月都未存在时，由诸神之首、万物之始、人类之父母腾格里开拉汗创造了万物及人类。”<sup>[5]</sup>（P.6）阿尔泰神话中讲述的宇宙最初仅仅是水，而没有天、地、月亮、太阳。<sup>[6]</sup>（P.17）在满通古斯系的女真族和赫哲族的创世神话讲述中也体现着由此派生出来的初期二元化思维特征。如满族神话“天宫大战”<sup>②</sup>里讲述的创世女神阿布卡赫赫（天神）与由她下身裂生出的卧勒多赫赫（布星女神）是“同身同根，同显同现，同存同在，同生同孕”等二元化认知规律；赫哲族神话“恩都力造人”<sup>③</sup>里讲述的“自然百态”、“善与恶”之分的物化与因果相合认知。

因此，对北方少数民族而言，起初具有地为铺、天为顶的毡包式空间观，故他们这种空间观体现在房屋造型及敖包等信仰事物载体上。换言之，他们的二元分类思维是对现实的感性认知，即天和地的抽象和形象交错认知的神话化解构。

原始信仰中“天与地”没有像萨满信仰中出现的霍尔姆斯塔·腾格里（qormusta tngri），也没有渥都干·大地（gajar eke）的具体称谓，甚至更未产生东半边的44尊天和西半边的55尊天等衍生神灵。卫拉特蒙古部的“麦德尔娘娘开天辟地”这则神话则讲述天的形成，地的生长，人的投胎，马的生驹，万物的繁殖。<sup>[7]</sup>（P.50）这些讲述标志着原始信仰的演进和多神化变化，其社会历史从原始信仰时期逐渐转入萨满信仰时期。

不从人类社会的横向发展基准来讲述，而从人脑进化的纵向发展规律来讲述，可分为“天与地”、“日与月”、“黑与白”、“生与死”、“男

① 原文：天坠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瀛瀛，故曰天昭。道始生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尘埃。

② 内容大概讲述如下：创世女神阿布卡赫赫（天神）与由她下身裂生出的卧勒多赫赫（布星女神）“同身同根，同显同现，同存同在，同生同孕”，共同生化，创造世界万物，“育有大千”。其中，阿布卡气生云雷，巴那姆肤生谷泉，卧勒多用阿布卡赫赫的眼睛生成日、月、小七星。人、禽、兽、花草树木和其他自然物都是三姐妹女神创造的。

③ 内容大概讲述如下：恩都力先用泥捏了一条大鱼，接着又捏了十来个有鼻子、有眼睛、有胳膊、有腿的泥人。这时天下起了雨，恩都力怕小泥人被雨淋坏，便把他们放入鱼口内避雨。待到天晴，小泥人活蹦乱跳地从鱼口中自动跳出。大地上的江河、湖泊、山川的成因以及畸形人的出现都是恩都力的无意识活动的结果，泥人脸上麻点的出现是由于造人活动中偶然遇到的一场雨造成的。

与女”、“善与恶”等二元认知是北方少数民族原始先民的初期思维特征。这种二元分类思维成为萨满的“黑方萨满”与“白方萨满”的文化根源。因此，以上不是对发展经过或时空连续性的具体说明，而是在信仰至宗教化的演进过程中体现出他们物化的神圣感知和须弥化的世俗认知重叠的二元认知。

据考古发掘资料，在母系氏族（新石器）时期辽西地区查海—兴隆洼文化遗址的房址排列结构中也有“南北成行”“东西成排”及房址建筑分大、中、小三种，中心和侧位及龙形石堆、墓葬群、祭坛等比较完整的生活空间“社区”。<sup>[8] (P.50)</sup>这说明在他们的认知范畴里已出现把“二”和“三”两个数字混合性使用的情况。

## 二、数字文化的演进： “三位一体”认知体系

萨满作为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宗教信仰，具有原始神话的演进、升华特征，是以天体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信仰为基础演化而形成的，其与原始信仰相比具有较系统的宗教含义。它的教义思想涵盖着一定的原始自然形态，也具有一定的内在哲理性，是由“宇宙观、灵魂观、气运观、神道观等构成，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sup>[9]</sup>

因此，不仅将万物理解为有生有灵，也把万物各归其位，在天界（各尊腾格里、日月星辰等）、地界（山、河、草木等的神灵）、人界（人、猎物、家畜等动物，或者冥界）等三大时空里均分入座。他们的这种分类法中蕴含着对现实存在的感官认知乃至形象和抽象相结合而创造出的“须弥”感知。

在原始信仰时期，原始先民的认知主要是以神话为载体，凭借形象思维讲述天地形成、自然万物产生的“须弥式”宇宙时空观，但进入萨满信仰时期产生物化变化，宗教意识也以“物”为载体而体现，从而不仅承接原始信仰的一些文

化传统，还有祭祀、武器、雕刻艺术等所需品链接着他们的生活领域。从而看出他们的认知空间的大化，感知需求的生活化取向。

不仅如此，他们的认知能力已演进为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兼容模式。据考古发掘资料，在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场所出土的“双龙首玉器”和在内蒙古宁城县夏家店上层文化（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阶段）出土的具有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的与生殖崇拜相关的“剑柄男女雕像”，<sup>[8] (P.164-165)</sup>是他们所想象出的超越现实存在而创造的蕴含着信仰、神力、审美意义的生活用具。

在萨满信仰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又一种演化特征是对数字“三”的普遍运用。即使说“三位一体”认知能力已萌芽在原始信仰时期，但进入萨满信仰时期已演化成为“三”的频繁运用，同时它的派生数字基本都用来作“万物”的表述。此外，“三”也蕴含着使自然万物神圣化的信仰意义和英雄、力量、憧憬相结合的原始审美含义。据《山海经》<sup>[10] (第十二《海内北经》P.273)</sup>记载，戎人的头顶上皆长着三只角。<sup>①</sup>除此之外，本文献里又有其国人皆有三只脑袋一个躯体<sup>②</sup>的“三首国”<sup>[10] (第六《海外南经》p.184)</sup>及其国人皆有一只脑袋三个躯体<sup>③</sup>的“三身国”<sup>[10] (第七《海外西经》p.194)</sup>记载。形象与抽象相融而对现实存在的“神话性讲述”的文化意识成为萨满神灵多样化的肥沃土壤。在萨满社会中，“结构和能动者始终保持互构关系，那里保持着象似、标指、象征之间的皮尔士三元互动；萨满体悟是以身通神、以身治病、以身沟通的全能术”。<sup>[11]</sup>数字文化的发展标志着他们抽象思维的进化，同时也意味着宇宙时空观的具体化和感知能力的逻辑化。“一”“二”“三”是人类数字文化的原始基础，也就是说“一”生“二”、“二”生“三”、“三”可以达到自然万物生成的简单派生规律。这是人类认知能力从基础性、简单性发展到精确、细分水准过程的实用化表征。

① 原文：戎，其为人人首三角。

② 原文：三首国在其东，其为人一身三首。一曰在凿齿东。

③ 原文：三身国在夏后其北，一首而三身。

在北方少数民族中遗留着体现出“三位一体”认知思维的诸多文化载体，其中，史诗是丰富地蕴含着“三位一体”认知思维的主要载体之一。对它产生的具体表征而言，其主要以英雄史诗为载体，在神话时代萌芽，相继发生演化、系统化，进入史诗时代就形成从简单的“一”“二”“三”以派生规律演进为“一分为二”的辩证统一认识结构，甚至逐渐发展为“三位一体”的立体认识阶段。换言之，在神话（如创世神话、族源神话、解释自然万象的神话等）里反映的“混沌——分化——形成”的宇宙形成认识论，进入史诗时代（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就演进为“黑和白”、“善和恶”、“阴和阳”、“人和神”、“神和鬼（蟒古斯）”的二元论和辩证统一认知，进而逐渐发展为“天、地、人”三者统合的“上界、中界、下界”<sup>[12]</sup>的“三位一体”的立体空间认知结构。

在北方少数民族中广泛使用“三”为数字文化审美基准的载体甚多，其运用领域较广，有运用于居住空间，也有运用于人物描写。据《格萨尔王全传》<sup>[12] [P. 14]</sup>载，他们的生活空间与宇宙三界分层法相同，将“岭噶布”分为上、中、下三部；<sup>①</sup>《蒙古秘史》<sup>[13] [P. 840-841]</sup>在对人物描述时运用着“三”为基准的美学范畴手法；<sup>②</sup>蒙古民族的敖包信仰有象征着“天、地、人”的长生天敖包、大地敖包和人的敖包等三座敖包；苏勒德的三叉式以及藏传佛教的“三界”<sup>③</sup>之分法都<sup>[14] [P. 158]</sup>与“三”有着较深的文化关系。可见，对他们而言，“三”是其象征吉数的基数，“三界宇宙观”也体现着这种思想观念。“三”象征着宇宙三界，在满族萨满信仰“三界

九天说”中，宇宙有三层，又各分三层，“三”成为这种宇宙学说的基元，而“九”是由“三”衍生出来的。<sup>[9] [P. 29]</sup>虽然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含义、审美意识、体现出的具体文化表征都有所差异，但“三”是在北方很多民族中共同存在的数字文化遗迹。这是由他们在经济交往过程中相互之间产生的影响、传播所致。即便说传播是使文化发生变迁不容忽视的原因，但也可以成为传统文化活态化的动力，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文化的传承价值在于横向和纵向交叉式的连续性。

北方少数民族宇宙时空观是“分层次的，又由一个轴心而连接起来，从而可以使人从此界过渡到彼岸，这其中也包含着对于存在诸多不可见生灵的信仰，这些生灵是不可见的，却又是具有动物形象和普遍存在的，他们能赋予任何东西一种生命，即‘精灵’”。<sup>[15] [p. 46-47]</sup>这也是以“三”为基本分类基准的，“天、地、人间”乃至“上界、中界、下界”（或“天界、地界、冥界”）等通过萨满相互疏通，构成三层结构的既形象又抽象的对立统一结合体。换言之，是北方少数民族对地理空间的时空性表述逻辑。

在布里亚特蒙古的一则创世神话<sup>④</sup>中反映出“创世大神为女神，女神的原型即为女始祖、女萨满，可见此神话的古老、原始。此类神话是草原本土宗教——萨满教的全面投射”。<sup>[16]</sup>这则神话又反映出生命是由母性生产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生命观及其女巫执掌酋长职位和宗教仪式的女权制社会的伦理价值观的主要特征。由此可见，北方少数民族宗教哲学是以神话为载体而体现着伦理价值观念的提升，同时也体现着萨满信仰本身的演进及其教义思想的体系化。

① 原文：岭噶布又分上、中、下三部。上岭地域宽阔，风景秀美，草原上花红草绿，色彩缤纷。中岭丘陵起伏，常被薄雾笼罩，像仙女头上披着薄纱。下岭平坦如湖水，在阳光下反射着夺目的银光。

② 大概内容如下：身高三度、能吃三岁牛肉、穿着三层盔甲、身有三头牛力量。

③ 凡夫生死往来之世界分为三。一欲界，有淫欲与食欲之有情住宿也。上自六欲天、中自人界之四大洲、下至无间地狱。谓之欲界。二色界，色为质碍之义，有形之物质也。此界在欲界至上，离淫食二欲之有情住宿也谓为身体，谓为宫殿，物质的物，综殊妙精好。故名色界。此色界由禅定之浅深微妙分四级、称为四禅天、新曰静虑。此中或立十六天，或立十八天。三无色界，此界无一色，无一物质的物、无身体，亦无宫殿国土，唯以心识住于深妙之禅定。故谓之无色界。此既为无物质之世界则其方所，非可定。但就果报胜之义，谓在色界至上。是有四天。名为四无色。又曰四空处。说出俱舍论世间品，三界义。

④ 本神话的大致内容如下：原初，世界混沌一片，在黑暗中创造神额和·布尔罕（母亲神）飘浮在空中。额和·布尔罕决定分离天地，就首先创造了野鸭。野鸭潜入水底，找来了泥土创造神用这块泥土创造了地乌尔根。又在其上创造了植物和动物。用太阳创造了善良的女神，诞生了西方的天神，由邪恶的女神诞生了东方的天神。

### 三、宇宙时空观的价值取向： 生态性游牧生存方式

北方少数民族主要从事游牧业，因此他们对宇宙、时空、人类的认知哲理与他们所经营的经济条件相符，具有与自然紧密相连的生态伦理蕴含。基于“二元统一”认知和“三层重叠”结构，牧人对自然、人类的万象由“二元统一”认知更加逻辑化，对宇宙和时空的形成与连续由“三层重叠”结构图式化。在此基础之上，由游牧经济这一物质基础逐渐转变而形成“人、草场、家畜”三者贯连的物化生态生存逻辑。换言之，他们所创造的“人、草场、家畜”三者内在贯连的社会元素与生产生计息息相关而形成生态性关系，同时逐渐产生了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游牧生活意识。

北方少数民族的“直观性认识结构决定了他们的形象认知模式，凭借单纯、朴素的形象思维抽象出了‘三界立体式空间’。在这一虚构的‘三界立体式空间’里又创建了金字塔式文化符号，即游牧民族独具特色的三层式或圆锥体蒙古包和敖包这一物化文化符号。换言之，由阴阳层次性二元统一认识和三界立体式空间有机结合而形成‘上界、中界、下界’，‘过去、现在、未来’和‘自然、社会、人类’相互交叉关联的宇宙时空认知体系”。<sup>[2]</sup>

因此，“萨满信仰的基础是万物有灵观，萨满信仰创造神灵的方式是直观联想式，赋予崇拜对象以人格化的想象和神秘化的灵性，所以原始崇拜具有直观联想性”。<sup>[17]</sup>在萨满信仰宇宙时空

观基础上形成的“三位一体”的时空认知体系是北方少数民族广泛流传的朴素哲学思想。

北方少数民族日常生产生活中深深融入“一分为二”的辩证统一认识或二元统一认知、“三位一体”的“立体式空间”结构以及圆形（环形）和阴阳层次性认知等宇宙时空观，同时也涵盖着生命是父神长生天和母神大地共同赐予的萨满信仰的教义思想认知体系。以万物有灵观为基础而产生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以及从产生创世神和祖先神的神话时代发展到英雄史诗时代，这些神灵转化成为萨满信仰的诸神，使萨满信仰发展为泛神信仰。因此，他们的宇宙时空观是在萨满信仰教义思想基础上而形成和发展的朴素哲学的认知现象。这种宇宙时空观与萨满信仰的紧密相连是北方少数民族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是对客观存在的一种“原始性”认识和解释。

概言之，北方少数民族生态性游牧生存方式是以二元辩证认知为基础、三界天体认知为发展进程、三点定规的生活构图为实践的哲学思想体系。在他们的生活场域中，知性的“天、地、人”合而相谐的原始认知逐渐演进为社会化，逐渐与物质生活相融，对他们的移动式游牧模式起到重要作用，即价值的物化。游牧经济结构以“人、草场、家畜”为社会使动元素，移动形式调节草场的适度恢复，从而三个元素之间形成供需、利用、恢复的合理运行机制，形成生态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是以游牧为主要使动形式的天、地之间动、植物皆相谐共生的生态性生存方式的智慧结晶。

#### （参考文献）

- (1) 色音. 萨满教的观念体系及其特征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2, (4).
- (2) 那仁毕力格. 萨满教对游牧文化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作用 [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15, (2).
- (3) 矛盾. 神话研究 [M]. 北京: 百花出版社, 1981.
- (4) 陈广忠译. 淮南子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5) [俄] B. B. 拉德洛夫 (何灵等译). 萨满教及其神像 [Z]. 复印内部资料.
- (6) [土] 阿·伊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萨满教研究》编写组译). 萨满教今昔 [Z]. 内部资料, 2014.
- (7) 荣苏赫等. 蒙古族文学史 [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4.
- (8) 孟慧英. 中国原始信仰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 (9) 郭淑云. 原始活态文化——萨满教透视 [M].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1.
- (10) 袁珂. 山海经校注 [M]. 北京: 联合出版社, 2014.
- (11) 纳日碧力戈. “绝地天通”与边疆中国 [J]. 学术月刊, 2013, (6).
- (12) 降边嘉措等. 格萨尔王全传 [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
- (13) 巴雅尔校注. 蒙古秘史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 (14) 丁福保编纂. 佛教大词典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 (15) [法] 鲁保罗 (耿昇译). 西域的历史与文明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
- (16) 张雪飞. 草原创世神话的宗教化演变 [J]. 聊城大学学报, 2012, (1).
- (17) 冯恩学. 试论萨满教宇宙观对解读考古现象的重要性 [J]. 贵州社会科学, 2012, (6).

## A Study on Space and Time View of the Universe of Northern Ethnic Minorities

Narenbilige

(Institute of Grassland Culture, Inner Mongol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10)

**[Abstract]** The initial cognition of thing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Northern China was formed through their observ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e. An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process of experiencing time and space, they gradually developed a perception and empirical “think tank”, embodying explanations of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universe. Based on their primitive belief, mythology and epics, their simple concept of philosophy reflected their religious belief. Their space and time view of the universe is characterized with the cognition of a binary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the sky and the earth, black and white, female and male, good and evil, god and devil and man and god, and their cognitive structure contain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splitting one into two” and the solid space of “three 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man”. Their value orientation is based on a digital culture from which derived the ecological nomadic way of life with three social elements of “man, grassland, and livestock” in harmony.

**[Key words]** space and time view of the universe; digital culture; value orientation; ecological nomadic way of life

(责任编辑 苏日娜)